淡江時報 第 514 期

**運轉歷史的驕傲　■張瑋儀**

**瀛苑副刊**

一塊三角地　匯聚多少情
  
  
　北大的「三角地」，是校園的交通要衝，環著教室、宿舍及食堂，公佈欄上貼著歷史名人、校友消息，還有學生們的刊物，張貼著補習班升學廣告，或租屋、工讀的訊息，當年六四活動和反美遊行就是從這裡出發的。
  
  
　對於外交、時局、制度，他們有著更多參與的支持與熱情。田煒身為政治系的一員，高度的投入意識，是與生俱來的性格，他說：「每個北大人一定都會參與遊行的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。那時我們經過清華門口，還高喊著要他們一起來參加。」堅持的口號、理想的燃燒，北大的求學史中，好像就是少不了學運的這一頁。
  
  
　此日，北京城湧入大量人潮，世紀壇已架起舞台、掛上紅燈籠，街上陳列著申奧主題的各項雕塑品，插滿「新北京，新奧運」的旗幟，所有的焦點，都凝聚在晚上公布的申奧投票。包括江澤民、李鵬、朱鎔基、李瑞環、胡錦濤、尉健行等人，四十萬名北京群眾都湧到天安門廣場一起見證，期待這歷史的瞬間，能變成勝利的永恒。
  
  
　宣告式的紅布條懸在「百年紀念講堂」上，寫著：「北大學子勇擔歷史責任，盼奧運申辦成功」。七點整，北京申奧代表團團員：李嵐清、劉淇、袁偉民、樓大鵬、王偉、鄧亞萍、楊淩、楊瀾、何振梁等人，依次回答國際奧會委員的提問，並進行陳述。上百名學生比肩坐在草地上，看著電視牆的即時轉播。
  
  
　七月十三日，北京時間二十二時十分，國際奧會一一二次全會主席－薩馬蘭奇宣佈：北京獲得二○○八年第二十九屆夏季奧運會主辦權。評價報告是：北京奧運會，將給中國和世界體育留下獨一無二的寶貴遺產。
  
  
　這一刻，大家瘋了似的相互擁抱，奔洩的情緒排山倒海而來，勝利的布條旋即揚起：「中華騰飛，民族復興」，狂呼、尖叫，高舉的雙手一層層越過頭頂，盡情的揮舞著護欄上的旗幟，共赴一場眼淚的奔流，北大的夜就此燃燒，旋成一股沸騰的浪。
  
  
  
申奧的狂潮　已經準備好
  
  
  
　電視上，傳來各地的慶祝情況，一個受訪老人說道：「我今年八十六歲了，我終於看到北京成功了！就算再幾個四年，我也要等到！」世界各地的畫面不斷切換著，穿著五環裝的週歲寶寶，笑呼呼的被往上拋；少數民族穿上自己的傳統服飾，揮著紅旗前來申奧，還有畫著國旗的異地華僑，淚濕的臉流下紅紅的顏料……億萬中國人民激情迸發，一次又一次地將鮮花、彩旗和著鞭炮聲傳向天空。
  
  
　北京《新華社》快訊報導：「對許多人來說，追求完美仍是一個遙遠的夢。……如果說世界上僅有一項活動能使主辦者動用所有的力量，以使一百九十七個國家和地區的一萬多人聚到一起，那就是奧林匹克運動會。」
  
  
　北京《人民日報》頭版頭條：「經過長久的期盼，北京周口店追尋文明的燧火將與奧林匹亞的聖火匯合；濃縮千年滄桑的中華世紀壇，再次留載了中華民族史冊上光輝一頁。從天安門廣場到亞運村，從王府井、西單到北大、清華，京城大街小巷、校園社區，燈火輝煌，人流湧動，彩旗紛飛，歌聲飛揚。」
  
  
　奧申委秘書長王偉說：「這是奧運會第一次來到有近十三億人口，和三千年有文字記錄歷史的土地上。」七月十四日，北京的《人民日報》社論，寫下〈譜寫奧運史上最壯麗的篇章〉：「從一九九三年首次申辦到今天申辦成功，中國人民對奧林匹克運動的執著追求和滿腔熱情沒有減弱。……古老而現代的北京欣欣向榮，完全有信心、有能力、有條件把一屆最美好的奧運會奉獻給世界。」
  
  
　申奧的力量是一股全民運動，而且已等了好久。據馮貴家在〈今夜無人入睡－寫在莫斯科決戰前後〉的報導，在八年前，十四歲的叢欣竹，隨著少年合唱團去蒙特卡洛申奧，而在那次，北京卻以二票之差失利，她和所有的團員們都哭了，只說：「失敗，能使我們長大。」八年了，這次北京申奧，他們又聚集到莫斯科，再度用歌聲表達支持。如她的創作曲，迴蕩在奧申委大廳：「不變的心期待一次次呼喚，每一顆心都在為你激蕩。」
  
  
　而這番祝願終於實現，無疑的，這個時刻他們已等得太久，這個狂熱的不眠夜，屬於北京、屬於中國，他們向世界高喊著：「我們準備好了！」
  
  
  
留下關不住的紫禁城
  
  
  
　北大交流中心已釘上「熱烈慶祝北京申奧成功！」的大紅版，大家談議著昨晚的新聞報導，喧騰的北大校園裡，根本沒人睡得著。
  
  
　一早，歷史系李孝聰教授主講「北京的胡同及四合院」，由歷史文獻、地理位置談起。現在的北京城維持元大都的中軸線擴建，一圈圈加出形成三環、四環路，而自公元前二二一年起，北京就是北方重鎮，漢代的廣陽國到隋唐的涿郡或幽州，城址都設在北京舊城的古薊丘上。十一座城門，符合《周易》「陽奇陰偶、離南坎北」的原則。公元九三八年，遼以幽州為陪都，改北京為「南京析津府」，又稱「燕京」，法源寺在戊戌變法改成了憫忠寺，八旗貝勒因爭位入了蠻子門……悠悠北京城，總有著說不完的故事，尤其又加上了申奧這一頁。
  
  
　「胡同」是聚水而居的蒙古語，聚集的處所成了今日的巷弄；北方傳統灰瓦、罩壁、垂花門的四合院，更是反映了民族的藝術與文化，而今，許多大院都改成了學校，像沁親王府就成了輔仁大學。
  
  
　故宮博物院，展品分成珍寶、陶瓷、青銅器、繪畫、鐘錶、工藝六個館，看到玻璃櫃裡陳設的花瓶蓋，有人好奇的問著花瓶所在，導覽員說，好東西都被你們帶去台灣囉。當初遷台時，所有寶貝一箱箱的搬走，唯一沒法拿的，大概就是剩的這幾棟樓，而這文物的的奇妙分居，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再獲得組合。
  
  
　相應於大陸一般公共場所裡「不得吐痰」、「不淮帶狗」的標語，故宮「養心殿」外很有詩意的寫著「古牆無題最相宜」的告示牌，看了英文翻譯：「Keep the ancient wall free from graffiti.」，才知道原來是請勿塗鴨的意思。想起北大的「未名湖」，或許也是想不出映上美景的話語，於是留個無名的想像，輕柔而澄明的柳蔭下，是不是也由不得誰再多添上一筆。（未完待續）